

徐永昌協調南北

王成聖

一輩子都不過生日

一個父母雙亡，又乏兄弟姊妹，十四歲便孤苦伶仃，離鄉背井的流浪兒，能够完成最高軍事教育，出將入相，迭主綏遠、河北、山西省政。抗戰八年期間，出任主持參謀作業的軍令部部长，以迄頑敵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，尤且獲得中國軍人莫大之榮譽，經國民政府特派為中華民國代



徐永昌代表我國受降返渝抵達白市驛機場

表團團長，參加同盟國受降典禮，在東京灣米蘇里戰艦上，代表中華民國軍民簽署於日本投降文件之上，贏得風度最佳之同盟國代表榮銜。山西崞縣徐永昌將軍的一生，不是奇跡，決非倖致，而是敦品勵學，正道直行，幾十年汗馬功勞，殫智竭慮，以點點滴滴努力奮鬥累積而成的輝煌收穫。

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徐永昌誕生於山西崞縣沿溝村，時在民國

紀元前二十五年，公元一八八七，正中法之役

新敗，日寇覬覦朝鮮，慈禧歸政光緒，中國的內憂外患方始暫且告一個段落，更險惡的驚濤駭浪即將破空而來的前夕。自鴉片戰爭，西力東漸，沖毀了三千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堤防，百業蕭條，氣象衰敗，以耕讀為業的崞縣徐家當

然也不能例外。

關於徐永昌的誕辰和命名，在此必須首先闡明兩點，第一，他的誕辰是十一月一日，而非由於他自幼父母棄養，流浪在外，連生日都不知道。徐永昌從來不過生日不做壽，那是因為他戛然不同流俗，認為一個人的生日是屬於自己的私事，沒有勞煩親戚朋友的必要。其次，徐永昌字次宸，一般人誤書為「次辰」時，他亦從不為少掉一個寶蓋頭而提抗議，於是連若干人為他寫傳，都以訛傳訛的誤作次宸了。

徐永昌的父親單名一個慶字，母親趙氏，兩夫妻以耕讀為業，育有四個子女，徐永昌是最小的。在他上面的三位哥哥姐姐，不幸先後夭折。徐慶夫婦在徐永昌誕生以後不久，由於家鄉災歉頻仍，存身不住，帶着個小兒子往北走大同，到長城以南的大同去經商。徐永昌自幼聰明曉事，很能用功讀書。他七歲啟蒙，讀到了十四歲那年，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（一九〇〇），中國北方拳亂漸熾。六月，徐永昌的母親病逝，十月徐慶身故。徐永昌哀慟萬分之餘，發現全家就祇剩下他一個十四歲不到的小男孩了。

更糟的是拳亂越演越烈，終於引發了八國聯軍之役，京師蒙塵，慈禧挾持光緒皇帝倉皇西奔，聶士成的武衛左軍，在京津一帶幾於全軍盡墨，所殘餘的一支人馬，從河北退入山西來保慈禧、光緒的駕。庚子冬天，武衛左軍盧葵卿一營開進大同，一名書記官營口人徐椿齡偶然在一家商店裏見到孑然無依的徐永昌，這家商店正是徐永昌的一位父執開設的。徐椿齡見徐永昌彬彬有禮，聰慧可人，問了幾句他的身世，更對這無依無靠的孤兒，激起了深切的同情，又鑒於姓徐的五



自幼及老手不釋卷的徐永昌上將

百年前是一家，便很誠懇的問徐永昌道：

「既然你無家可歸，何不跟我到隊伍裏去，說不定來日還可以博個前程。」

徐永昌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，十四歲起，他便開始了行伍生涯。

由於徐永昌年紀太小，一時補不上缺，只好暫時跟在徐椿齡身邊，充任勤務打打雜。武衛左軍的殘部跟着慈禧、光緒走，打山西大同起，貫穿全省下西安。駐紮到壬子和約簽訂，兩宮回鑾，武衛左軍又護蹕入豫返冀，護送慈禧、光緒進

了京師，部隊駐在琉璃河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前，清廷費盡氣力，好

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武衛全軍，就在那一仗裏敗的敗，潰的潰，只剩下支袁世凱拉到山東去的武衛右軍了。殘餘各軍整編合併，盧葵卿的這一個營併入了毅軍馬玉崑部。在琉璃河駐紮的那一段時期，部隊方始算是稍微安定了些，徐永昌得着點空閑，立刻溫書習字。

進學堂考倒

數第二

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徐永昌二十歲，徐椿齡給他補上了一名兵，喫一份糧，拿一份餉。這以後他便在毅軍之中于役，先後在南苑、通州、平泉、呼蘭等地駐紮。徐永昌走遍了北五省和長城裏外，增加了不少見識，同時也喫過不少苦頭，百鍊成鋼，由而鑄成他精神意志的堅強。在長官袍澤中，大夥兒對他的印象是老實，誠懇，知書識字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因為，當年清軍裏面，莫說士兵，連行伍出身一個大字不識的長官也頗不在少。例如往後接替馬玉崑統率毅軍方面的大將姜桂題，就曾把他的大名寫成了姜掛麵。如像列兵徐永昌，還真够得上是優秀的人才哩。

不論讀書做事，徐永昌都能百折不回，持之以恆。有一年他得了傷寒症，來勢汹汹，徐椿齡對他非常愛護，唯恐他在部隊裏沒人照顧，特地把他接到自己家裏去住。徐永昌在徐椿齡家稍微病好了些，首次在徐家讀到了春秋左氏傳，一讀之下就發生了極大的興趣，病癒後他常常到徐家去借書看，一部讀完了再換一部，讀書從不半途而廢，使徐椿齡對他更加稱道。

等到徐永昌博覽羣籍，略窺門徑以後，他已能悟出相當的道理，認為一個人立身行事，惟在求己，即使才識不足，也可以由力學而致。因此，少年時代的徐永昌，就給自己取了個齋名，叫做「求己齋」，身體力行，有以自勵，即使凍餒憂苦，也從不怨天尤人。這一個「求己齋」的齋名他一直到七十三歲病逝台灣時為止。雖然，以「求己」為齋名的當年，徐永昌不過是一名

小兵，他連書齋都還不曉得在那裏呢？

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，徐永昌二十二歲，他藉由徐椿齡的協助，從毅軍轉入袁世凱的武衛右軍。從他十四歲非正式的投軍，到此為止，徐永昌已在軍中渡過了整整十年光陰。十年之中除了自己的進德修業，增長見聞，他替武衛左軍——毅軍所從事的唯一一項任務，便是曾有一次，他奉毅軍副帥崑源之派，擔任他的騎兵衛士，然後騎一匹馬，迢迢千里的從黑龍江呼蘭城，獨自一人走河北通州，謁見毅軍統帥馬玉崑，領取一件公文，再折回呼蘭去。

徐永昌投身武衛左軍，那是因為他考取了武衛左軍隨營學堂，學堂是考取了，但是他一生之中考試最失利的一次。隨營學堂招生一百六十名，徐永昌由於從來沒學過算術，他恰好考在第一百五十九名上。這原不是他的錯，老實說，算術一科繳了白卷還能考取，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但他總覺得考出這樣的成績，實在對不起一力栽培提拔他的徐椿齡。徐永昌因而為此發奮苦讀，他一連四個月足不出戶，日以繼夜的加緊惡補。果然，在第三次月考時，他便從第一百五十九名躍升第四。然後更進一步的期期拿第一。所以，到宣統三年辛亥（一九一一），三年修業期間屆滿，徐永昌便以最優良的成績破格超升，授予軍階副軍校，列為奏補第二級，拿現今的陸軍軍制比較，二等兵猛一下晉級中尉，職級相等於文官的州通判，算正六品，且在七品知縣之上咧。

徐永昌被派充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副哨長（相當於現在的副連長）。在他離開武衛左軍隨

營學堂前後，徐永昌高目時艱，憂國憂時，他也受到革命浪潮的影響，經常和革命同志相來往。他們這一批京師革命志士的機關，設在北京國風報館，由於京師暗探密佈，緹騎四出，不但難於舉事，而且革命同志還經常都有人被捕遇害。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對於清廷和權貴，心理影響可以說是相當的大。

辛亥陽曆十月十日，武昌起義，三鎮光復。山西是北方各省中首揭義旗，起而響應的省份。徐永昌的崞縣同鄉弓富魁、續桐溪也在大同舉事，由續桐溪命弓富魁以保衛地方的名義，在大同組織忻代寧公團，號召志士，光復大同。清廷聞訊大起驚慌，派武衛左軍統領陳希義前往平定。那時候徐永昌率部駐守寶泉局，他正是陳希義的部下。他下定決心誓不助虐為惡，同志相殘。可是他偏又說不來謊，拒絕開拔。無可奈何，他只好報告他所屬那一營的管帶（營長），徐永昌也

不怕腦袋搬家，他誠實不欺的說：

「我離家十五年了，從沒回過家鄉一趟。如今一旦回去，便率領弟兄跟我家鄉的父老昆季打仗，叫我怎忍得下這個心？」

從列兵到陸大畢業

那位管帶欽佩他的誠實與勇氣，不但准他離開隊伍，還特地為他設法。肝胆相照，惺惺相惜，他自己也冒着相當的危險，把徐永昌給介紹回毅軍去，居然還升任毅軍新兵營哨長（連長），這才讓徐永昌逃過了上級查究的那一關。

清帝退位，民國成立，國民革命初步成功，

毅軍仍然在京畿一帶佈防。孫中山先生舉袁世凱自代，任臨時大總統，派蔡元培率歡迎團北上，敦促袁世凱實踐諾言南下就職，袁世凱不欲放棄北方巢穴，北洋系軍人又恐袁世凱一走，他們亦將編遣裁汰了，從而釀成了北京兵變，北洋勁旅曹錕的第三鎮（師）縱火劫掠，大鬧北京城。當時北洋各軍人心浮動，羣情惶惶，參加搶劫行列者所在多有。徐永昌時正駐防新城，他聞變後立即佈崗哨，彈壓搜捕，逮到了不少亂兵，截下了無數贓物。翌日亂事稍定，徐永昌所部一介不取，將贓物悉數歸公，使徐永昌這一名低級軍官，受到北京軍要的另眼相看，都認為他治軍有方，訓練有素，尤其愛重他的光明磊落行徑，這是徐永昌在北洋軍中嶄露頭角之始。

但是徐永昌具有強烈的求知欲，他認定充實自己遠比升官發財為重要，因此他一有機會便毫不猶移的放棄職位，繼續進修，再好的工作環境也留他不住。民國元年夏，「北洋之虎」段祺瑞任陸軍總長，段氏首席智囊徐樹錚出長軍學處。他們兩人在陸軍部之下設立了一所將校講習所，由中德教官分司教職，程度相當的高，將校講習所一招考，徐永昌馬上就辭卸哨長職務應試，獲得錄取。使他在得到進修一年又半的機會之外，尤且取得了報考最高軍事學府——陸軍大學的資格。所以，當民國二年冬，徐永昌在將校講習所畢業，雖然有直軍團附、南京預備軍官學校第七連連長兩個職務隨便他挑，可是徐永昌却一個也不要。他再接再厲，更上層樓，一舉考取了陸軍大學第四期。

在陸軍大學第四期就讀時期，徐永昌的老師們一再給他最佳的考評：「每於野外戰術實施，或參謀旅行，其作業皆具獨特性，不苟同。」

讀到了民國四年夏季，袁世凱陰謀洪憲稱帝，那一年冬天，眼看洪憲醜劇即將開鑼，孫中山先生派員分赴各省，策動全國同胞一致討袁。陸大四期同學也沒有想到，平時沉默寡言，嚴肅不苟，對於所有學科一概都不放棄的徐永昌，竟會毅然決然離校他往，參加了孫先生所號召的討袁行列。他在民國五年春自北京陸大悄然南下，原先是想到浙江有所活動的，可是當徐永昌僕僕風塵，方過嘉興，即已聽到浙江宣告獨立的消息，他只好折回山東，參加居正所組成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，當今總統蔣公奉孫先生之命出任中華革命軍參謀長，尚未及趕抵濰縣指揮軍事之前，徐永昌代居正、吳大洲等就地取才，組織了一個參謀廳。不久，五月五日袁世凱憂憤致卒。孫先生電令中華革命軍說：「袁死，內外情勢大變，應按兵勿動，候商黎解決。」帝制戰爭業已獲勝，徐永昌在當年秋初就回到了陸軍大學，聲色不動的繼續學業。

陸大畢業以後，徐永昌和華北民黨領袖、國會議員續桐溪，以及孫岳等革命同志討論國是，決定進止。他遵從這兩位好朋友的勸告，堅辭外調，改任陸軍訓練監編輯官，主要的用意即在於三方合作，一致着手，在北洋軍的腹地地帶，創出一支革命的力量來。續桐溪字西峯，山西崞縣人。他曾在徐永昌作此決定的時候，十分興奮的跟他說：

「我做事的決心，消沉已久，只有如今會見了你，使我精神大振。」

續桐溪又曾鼓勵徐永昌說：

「做任何事業，求同事而不覓求將來的接替人，光在求能够幫忙自己的，那就是第二等人物。我把你當作接替人看待，將來我這副担子一旦交卸，也只有你能挑得起來。」

續桐溪這幾句話，比曾國藩的「辦大事業者必先覓替手」，算是更進了一層。

結識孫岳訂交終生

至於孫岳，他跟徐永昌一生的事業可謂最具關聯，徐永昌和孫岳不但是志同道合的戰鬥夥伴，最得力的一位幫手，而且，孫岳和他慘淡經營，一手建立的國民軍第三軍，往後也由徐永昌代孫岳統率。

孫岳是一位奇特的人物，他的一生和徐永昌有莫大的關係，相互之間，自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孫岳和徐永昌攜手合作，以迄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孫岳病逝於上海，乃至病逝以後，影響都是非常重大的。孫岳，字禹行，籍隸河北高陽，係明末名將孫承宗的後裔。孫承宗是明朝萬曆年間的進士，沈毅而有智謀，尤其暢曉邊防事宜，他曾當到兵部尚書、東閣大學士，自請督理遼陽，廣寧邊務，便宜行事。抵達滿洲大舉入侵的遼陽等地，修復了數十座城堡，練就十一萬人馬，開墾良田五千頃，拓地二百里。後來不幸中了權閹魏忠賢的誹謗，又自請解甲歸田。清軍入關，攻打高陽。孫承宗率領滿門老小誓死抗拒

，高陽城破，他才投繯自盡，真不愧是一代名臣，滿門忠烈。所以，高陽孫家，在河北一帶是人欽敬的。

孫岳為人慷慨尚義，豪邁干雲。他的投身革命，矢志排滿，頗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內幕。原來他幼讀經書，仍在一心一意的作八股，考功名，還想做滿清的官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，他到保定府去考秀才，遇見一位在河北易縣落籍的旗人，交往了幾天，兩人談得投機，無話不說，彼此都為清廷昏庸，政治腐敗引起深深的感喟，那旗人忽然想了起來問孫岳：

「我是旗人，出來應考那是萬不得已。因為我要是參加革命，誰能相信我呢？我真不明白，像你這麼有志氣的漢人，何苦也來弄這頑意？」

幾句話，宛如醍醐灌頂，把孫岳猛一下給點醒了。祇是，說這話時，孫岳已經應試完畢，榜發之後，他居然還中了個案首。中了秀才的孫岳，反倒意興快快，悶悶不樂的回了家。從此以後，他便將八股文拋得遠遠的，成天在酒樓茶肆，喫喝玩樂，樂得逍遙自在，排遣光陰。也有親戚朋友，老師同學，勸他重整課業，再考舉人進士。孫岳却大義凜然的回答：

「我是堂堂大明宰相的後人，我的祖先慘遭韃奴所殺，韃奴於我，仇深似海，我和他們誓不兩立，怎能再去應韃奴的科舉？」

孫岳便是這麼一個敢做敢當，敢於坦誠吐露真心話的燕趙慷慨悲歌之士。

有一天，孫岳在回家的路上，遇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，穿破衣，拿隻鉢，大街小巷的在行

乞。他看那老者神情模樣不像是個花子，便把他叫過來問：怎生淪落到高陽來的？

那老者淚眼漣漣的回答孫岳說：他是河北蠡縣人，家裏很有點錢，不料同村有個地痞進了天主教，仗着洋人的勢，誣告他是義和團，害得他家破人亡，落到如今這般的下場。

孫岳一聽，氣往上撞，他說：

「老丈，你果然有冤屈，我自會給你出頭。

此刻你先到我家住下。」

孫岳把那位老者帶回家裏，把他當做客人款待。然後，派一個人，上蠡縣去打聽，是否果真有這麼回事？當那人回來，證明老者所言句句是實。那仗勢欺人的地痞確實無惡不作，陷害了不少的善良百姓。孫岳當下就氣得勃然變色，拿一把鋼刀，磨得閃光雪亮，鋒利無比。他邀那位老者同去蠡縣，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走，我跟你一道上蠡縣，找那地痞，報你家破人亡的仇！」

高陽豪傑蠡縣鋤暴

老者却駭怕得很，他雙手直搖的說：

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您是個讀書人，怎能做這種事？萬一鬧出了人命來，誰能擔當得起？秀才先生，這可萬萬使不得的呀！」

老者這麼說時，直惱得行俠仗義的孫岳無名火起，他暴跳如雷，挺起刀來往老者的面門上一幌，厲聲喝道：

「你有家破人亡的大仇都不敢報，簡直枉披了張人皮，還不如宰了你吧！」

老者無奈，唯有跟着孫岳，回到蠡縣他的家鄉，引領孫岳摸到那地痞的住所。孫岳叫老者在牆沿下等着，他自己攀過院牆，挺刀步步深入。老者等了半晌，但聽見孫岳又在翻牆出來了。月色輝映，如同白晝，那老者一眼瞥見孫岳手裏拎着個血淋淋的人頭，就嚇得混身發抖。可是孫岳還偏將人頭舉高一點，讓老者看個清楚，他殺的是否那地痞？

老者猛烈抖戰的答道：

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
孫岳便在月光之下，正色的告訴老者說：「我自己做的事，自己擔當。你放心，我決不會牽連你的。」

他叫那位老者自行回家，取出預先寫好的一封信，致蠡縣知縣，說明那地痞的諸多不法罪狀，他殺他的始末緣由，無非是拔刀相助，除暴安良。孫岳還警告那位知縣說：假如他再不知悔改，助虐為惡，欺壓百姓，他還要到蠡縣來對他加以懲戒。信末，孫岳寫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貫，連信帶人頭，都掛在城門頂上，次日一早，讓全城百姓都能見着。

自此，孫岳唯有離家遠走，逃亡外鄉。他棄文習武，投身陸軍學校，畢業後當了一名排長，再跟徐永昌一般的繼續深造，也讀到陸軍大學畢業，成為徐永昌的前期學長。起先，派在北洋第三鎮當參謀官，那時候他就參加了同盟會，致力於推翻滿清，建立中華民國。民國元年，他因為第三鎮統制（師長）曹錕的多方排擠，在第三鎮就不下去。孫岳便到南京去投奔革命政府。當時

有少數同志曉得他在袁世凱的北洋軍中頗久，疑心他是北方派來的密探，不大願意跟他接近。孫岳人地生疏，他只好在一位朋友家裏借住。

一日，忽然有人知會他說，就在這一兩天之內，可能有人前來行刺，叮囑他小心提防。當夜天降大雨，孫岳聽見外面有敲門的聲音，俄而大門一開，槍聲頓起，孫岳總算機警，他立刻翻窗越屋而逃：身穿單褂褲，直逃到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，在稻田裏躲到天亮。看見有一位金陵大學的學生出來行深呼吸，那學生以為孫岳是賊。孫岳連忙向他解釋，並且向學生借他身上的長衫，學生挺慷慨的答應了，連同衣袋裏的一塊大洋也奉送給他。

孫岳走上大街，越想這事越覺得蹊蹺，不過他想來想去，終於給他想了道理。他從北京到南京，又曾在北洋軍裏就了那麼些年，若干南方同志不曉得他的底細，那知他在二十鎮（師）發展革命組織，進行灤州起義，差一點就在南北議和之前先把清廷剷除。以及他早年參加同盟會，和張繼相互連絡的種種事實經過，當然免不了要對他發生懷疑，把他當袁世凱派來的好細。這並不是少數同志對他歧視，而是預為防範的必要之舉。

——想定了以後，孫岳終能憬悟自己一到南京就躲躲藏藏，委實太不妥當。因此，他喊黃包車拉他到留守府去，他要正式向南京留守黃興報到。可是，那件金陵大學學生的長衫又短又窄，孫岳又在稻田裏匿身大半夜，連鞋帶襪，兩腳塗滿了稀泥。黃包車伙一看他這副狼狽模樣，搖頭拒絕拉他到南京城裏高高在上的留守府。孫岳只好

跟黃包車伙說好話，把身上的一塊大洋全都給了他。這才到達留守府見着了南京留守黃興，還有好些位革命同志。

復辟醜劇老段猴戲

不但一場誤會解釋清楚，黃興立刻便挽請孫岳出任留守府參謀長，旋不久，又派他為駐江北的第十九師師長。癸丑（民國二年、一九一三）二次革命，孫岳曾赴江西，會晤江西都督、民黨同志李烈鈞。李烈鈞給他一個廬山壘牧督辦的名義，撥了四萬塊大洋給孫岳，請他北上連絡同志，繼續討伐袁世凱。這是李烈鈞的一着穿心攻勢，後來果然收到相當的效果。

孫岳在北京主持討袁的第一步，便是深相結納華北民黨領袖、國會議員續桐溪。然後，再跟英年有為，機智深沉的徐永昌相攜手。三位同志在華北核心地帶，構成了一個鐵三角。

民國六年，由黎元洪、段祺瑞府院之爭，而導致督軍團之叛，然後黎元洪引狼入室，任讓辦帥張勳演出「復辟」怪劇。當時，孫岳重又打進曹錕陣營，擔任曹錕的顧問。徐永昌時在北京，眼見張勳入據北京的定武軍不過三千名左右，認為撥亂反正，機不可失。他馳赴保定，和孫岳竭力勸促曹錕出動兩個團，北上入京，必可建此段祺瑞所自詡的「三造共和」之功。可是曹錕庸碌，優柔寡斷，斷非段祺瑞「出爾反爾」式的明快舉措所可比。曹錕意存觀望，遲疑不決。徐永昌便快馬加鞭，北上天津，謀諸華北民黨領袖續桐溪。由於續桐溪的介紹，徐永昌在天津見到了同鄉李鳴

鳳和陸建章。李鳴鳳字岐山，山西安邑人，辛亥革命，武昌首義，他曾在山西運城起兵響應。陸建章籍隸安徽蒙城，字朗齋，他是袁世凱手下，繼國務總理、內政總長趙秉鈞之後的第二號特務頭子。民國二年袁世凱毒斃趙秉鈞，陸建章便繼而出任北京軍政執法處處長。民國三年白狼巨匪聲勢浩大，陸建章外調第七師師長兼豫陝勦匪總司令，代段祺瑞專門剿滅白狼。尤且陞上將，率部駐紮潼關，三年七月，升任陝西督軍，五年袁世凱帝制戰爭失敗，陸建章被陝西鎮守使陳樹藩驅逐出境。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張勳復辟之役前後，陸建章猶在京津一帶投閒置散，時思狡逞。只是他自己早已失却有力靠山，部眾悉數瓦解。僅存一支和他頗有淵源的隊伍，陸建章一手提拔的馮玉祥所部。

馮玉祥也是少小投軍，行伍出身，但却由於陸建章的加意栽培，當時已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，他正率部駐紮在京津之間的衝要地段——廊坊，跟駐防通州的張錫元第四混成旅，兩支部隊一加起來，不但兵力超過張勳的定武軍，而且由廊坊和通州兩路夾擊，就足以制張勳的死命，陸建章很想立此不世奇勳，作他東山再起的資本。所以他對徐永昌的計劃表示全力支持，他給馮玉祥寫了封親筆信，命他舉兵討逆、把張勳攆出北京城去。——徐永昌便和李鳴鳳先到廊坊訪馮玉祥，再赴通州晤張錫元，那裏想到，馮玉祥這會兒正在待價而沽，他怎會給無權無勢一手培植他的陸建章拚命賣力？他躲在京西三家店附近的天台上，給徐永昌來個避而不見。張錫元哩，他

得了徐、李二人送去的一萬大洋開拔費，倒算是立刻領兵出動，七月二日便順利無阻的開進了朝陽門，眼瞧着兩軍對陣在即，討逆之戰立將揭幕。可是，「北洋之龍」王士珍，當上了偽朝的議政大臣兼參謀大臣，也參加了那沐猴而冠，荒唐胡鬧的行列，他是張錫元的老上司，派人到張錫元那邊一勸，張錫元當天便奉命唯謹，勒兵而退，一萬大洋白進了腰包，必得段祺瑞在天津策劃，馬廠誓師，馮玉祥才一招便到，親赴天津跟段系健將段芝貴、傅良佐見了面，談好了條件，這才打個衝鋒，會合第三師曹錕、第八師李長泰等部，一仗打垮張勳，結束了復辟醜劇，讓段祺瑞獨得「三造共和」之功，然後由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，「北洋之犬」馮國璋代行北政府總統職權，利用張勳吓跑黎元洪，再討伐張勳使段祺瑞復職，馮國璋扶正，北京城裏，依舊是北洋系的天下。明眼人一望而知，這是段祺瑞一手導演的連台好戲。

（下期續完）

中外文庫之七：

懷鄉集

葉蟬貞著

再版出書 定價拾捌元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一

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